

禅宗祖庭文化：内涵、核心与传承

刘艳玲

(萍乡学院, 江西 萍乡 337000)

摘要: 祖庭是中国禅宗发展的基地,是佛教中国化的活水源头。研究与弘扬流传千年的中国禅宗祖庭文化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从类别、内涵、层次等梳理了禅宗祖庭、禅宗祖庭文化的概念,提炼出禅宗祖庭文化的核心,提出以开放与宽容引导禅宗祖庭文化的当代传承实践。

关键词: 禅宗祖庭;文化;弘扬

中图分类号: B94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249 (2017) 04-0057-04

作为禅宗文化的重要载体,祖庭承载和见证了禅宗各个宗派竞秀的光辉历史。在历史长河中,禅宗各宗派展现出不同的、个性化的发展经历,形成的是不太平衡的兴与衰。那些留世至今的禅宗宗派之所以能够在千年岁月中得以持续、稳定的传播,离不开以禅寺为中心建立的场所——祖庭和以祖庭为根基发展而成的祖庭文化。祖庭的存在,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宗派的师承发展,也推动了禅宗自身发展及向外辐射。历史上,禅宗先后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中国禅宗祖庭也成为这些国家禅宗界尊崇的圣地,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和弘扬禅宗祖庭文化,对实践“一带一路”战略,提高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推动中国佛教和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禅宗祖庭与祖庭文化：类别、内涵、层次

禅宗祖庭是禅宗宗派的发祥地,是祖师大德修行正果、开宗立派的根本道场。作为祖师曾经居住或者传道的地方,祖庭处处体现了祖师的生活真谛、深刻鲜活的教义思想和精神。因此,祖庭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是汇聚着祖师的灵气和浸染祖师精神的地方,也因此成为海内外信众的精神家园与信仰圣地。

禅宗祖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类别形态。祖庭有“宗祖庭”和“派祖庭”或“正祖庭”和“支祖庭”之说。这种说法是与祖师的概念是直接对应的。“祖师”有“正祖”和“支祖”的区别,以禅宗为例,西天四七,东土二三,这是“正祖”;在慧能之后禅宗分化出来的五家七宗的祖师是“支祖”。因此,从狭义而言,禅宗宗祖庭是指达摩初祖至慧能创立的禅寺,禅宗派祖庭是指慧能以下“五家七宗”各支系祖师所创立的禅寺。鉴于类别形态的多样性,本文的祖庭概念是从广义而言的,它包括“正祖”和“支祖”在内的所有禅宗宗派祖师开宗立派的禅寺。

仅仅从祖庭地理空间的角度,无法全面理解禅宗祖庭的实质,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对禅宗祖庭进行深入分析。祖庭不是唯一的,任何一个宗派在形成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多个重要的祖庭,这些禅宗祖庭不可能在真空中独自展现自身,它必然生存在物质载体与精神文化兼备的复杂环境之中,其实质性的内涵更应该指向禅宗所包含的神圣与光辉。因此,禅宗祖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精神的凝聚之所。这是一个从文化角度对禅宗祖庭的深刻理解。禅宗祖庭文化是指在禅宗祖庭发展中凝聚了祖师精神、宗风传承的文化,是以各宗派祖师大德的精神之光和教理法门为核心,以禅寺道场为空间载体的宗教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

收稿日期: 2017-06-13

基金项目: 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YG2015189)

作者简介: 刘艳玲(1977—),女,江西宜春人,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及传统文化。

文化不是能够移植的,而是自主生成的。因此,作为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禅宗祖庭文化,必然是禅宗文化与地方文化融合的结晶。从禅宗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对禅宗祖庭文化的过程化、系统化的理解。达摩自印度东来,面壁九年,开创中国禅宗一脉,传至六祖慧能时,花开五叶,分出五家七宗,从而走向鼎盛。以江西为例,五家七宗的开山祖师都与江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一部禅宗史,江西占了大半篇章。尤其是唐宋期间江西道场大师辈出,群星璀璨。宋代苏轼曾发出感叹“六祖以佛法化岭南,再传而马祖兴于江西。”从青原行思禅师传与石头希迁禅师,又从马祖和石头二位大师以后,法水长流,慧灯闪耀,这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创新与发展都与江西地方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弥足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禅宗文化。

二、拈花微笑的背后:精神之光

祖庭与宗派创建,大德与宗风举扬。祖庭既是开宗立派的祖师大德生前驻地,亦是宗派祖师塔所在地。在祖庭文化环境背景之中,宗派祖师们不仅著述立说,还广纳学人、广开法筵。如此一来,祖庭日渐成为禅宗宗派的集体记忆与信仰故乡,成为宗派法脉永恒的精神家园。探索这种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当今禅宗祖庭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

1. 崇祖信祖的祖师精神

祖庭是孕育和诞生宗派、支撑和维系宗派并至今依然象征宗派的物质载体,祖师是宗派诞生、成长、成熟的主体灵魂,是所有信奉或喜爱宗派的民众的精神中枢。禅宗祖庭文化从内部与外部发展中均彰显出尊崇祖师、重视传承的精神。一方面,禅宗在自身的内部发展过程之中,充分体认到祖师对弟子及信众的解惑与悟境,对于宗派代代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深远意义,形成了尊崇祖师、重视传承的珍贵传统。可以说,禅宗祖师就是佛法传承、法脉延续的核心,就是禅宗祖庭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灵魂。祖师的悲心宏愿与殊胜功德,使弟子及信众得以亲身领受教义引导,规范研习禅宗思想体系,并以师祖精神时刻勉励自己。祖师就是一个榜样,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修道弘法,都是弟子的楷模,并成为后世崇敬、铭记与颂扬的对象。在复杂又多元化的今天,信众依然热衷于朝拜祖庭,这与禅宗祖庭崇祖信祖

的祖师精神不无关系,这种朝拜祖庭正是对祖师表达敬意与感恩的现实形式。另一方面,从禅宗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而言,禅宗祖师精神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感恩与敬畏的精神。当年泐山僧团以灵佑为中心,在四众弟子的大力支持下,人数最多时达到一千五百人以上,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广的且凸显出农禅并重的江西禅宗大道场,与提倡感恩、敬畏的当地传统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

2. 体系化的祖统法脉

禅宗各大宗派不仅各有其祖师和祖庭,更重要的是,各有其宗派法脉和祖庭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体系和传统支撑了禅宗内在理论体系,塑成了禅宗的基本品格。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的最显著区别是,中国佛教有宗派,有祖庭。这体现出中国禅宗的世代传承与体系化的学派发展脉络。禅宗祖庭是实践结晶和宝贵成果,凝聚着祖师大德的悲智愿行,闪耀着宗风法门的独特光彩。江西禅宗祖庭文化为例,马祖传百丈,百丈传黄蘗,黄蘗传临济义玄禅师,师住镇州沱河侧,这是临济宗。石头传谿山,谿山传云岩,云岩传良介禅师,师传瑞州洞山,洞山传本寂禅师,住抚州曹山,这是曹洞宗。百丈传灵佑禅师,师传潭州伪山,泐山传慧寂禅师,师住袁州仰山,这是仰山宗。可以说,一部一花开五叶的辉煌禅史,就是一个祖统法脉发展史。简而言之,禅宗祖庭是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将各地的“小宗”归纳到其“大宗”之下的一种举动,随之而生发出“祖庭文化”,祖统法脉本身就是禅宗祖庭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3. 独立完整的教理体系

禅宗各宗派以汉译佛经经典或论书为基本,在承继印度佛教法脉的基础之上,将印度佛教核心思想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融合,相继形成了各自比较完整、独立的教理体系。如五家宗派的主要特点,天隐修祖概括为临济的“怒雷掩耳”,泐山的“光含秋月”,曹洞的“万派朝宗”,云门的“乾坤坐断”,法眼的“千山独露”。这样看来五家虽然随机接物的风格上略有不同,而归根到底,同出一源,本无差别。各代禅宗祖师都在继承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对禅宗教理体系或禅修制度进行了改革,禅宗祖庭文化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如灵佑的顿悟渐修并重,农禅宗风等思想。正是这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动实践,使灵佑的“泐山禅”渐趋成熟,成为中国禅宗史上“农禅”的典范。农禅宗风不仅开创

了独特的禅文化,而且加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的成熟,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等;而祖庭寺院道场的清静庄严,也为社会带来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增进了国内外的沟通与交往。

4. 注重弘扬传播的开放精神

禅宗祖庭文化以其宽广与开放吸取了海内外具有不同佛教文化底蕴的弟子或信众。禅宗宗派祖师的著作、思想、学说一直影响着宋代以后的佛教界,并且在古代传播到东亚国家,甚至在近现代远播至欧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禅宗寺庙、祖师及其著述等等所形成的浓厚的文化氛围,像磁铁般吸引大量外国僧侣驻地,使这些禅宗祖庭成为西域、东海佛法交流的一个个学术前营与文化阵地,在为中华各地带来新文化的同时,也将中华禅宗文化向世界传播。更可喜的是,被吸引至禅宗祖庭的海内外弟子或信徒,通过与祖师面对面等方式学习体悟禅法之后,将禅宗文化带回本国,吸取中华禅宗祖庭文化核心内核并结合本国特点创建新的宗派,修建新的禅寺,将中华禅宗传播到东亚乃至世界各地。正是因为禅宗祖庭文化的开放、广博精神,才使得禅宗在完善自身的同时得以在世界场域内的弘扬和传播。在研究、探索佛教祖庭文化时,当借鉴祖师弘法布道宣教时的圆融和包容,并将之发扬光大。

三、禅宗祖庭文化的当代传承

祖庭是禅宗传承的重要基地、是佛教中国化的活水源头,在禅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和精神象征,禅宗文化在当代则具有文化创新实践的示范性作用。因此,当代弘扬祖庭文化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把握祖师、祖庭核心,重视祖庭文化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的禅宗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既提高了禅宗对自己的认知,也推动了禅宗向全世界的弘扬。作为禅宗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禅宗祖庭及祖庭文化的研究是中华禅宗文化研究的核心,是中华禅宗史研究的经典内容,是中华禅宗思想研究的基础,是禅宗文化全球交流与传播研究的重点。时至今日,禅宗祖庭研究面临着资料零散、史料残缺、深度研究不多、交流效率不高等多方面的挑战。学术界有必要从生平、思想、贡献、影响等各个方面研究禅宗宗派祖师大德,以文献研究、个案分析等多种方法探讨他们的功德与实践,并促进东西方禅宗界、学术界的分享与交流,促进国际禅宗

研究在理论逻辑和框架方法等方面的开拓创新,为让全世界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禅宗和弘扬禅宗提供科学理论的基础。

其次,以祖庭情怀实现与地方社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祖庭情怀是当前中国乃至全球化时代国际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化情趣。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腾飞,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心神兼惫、迷茫虚无,生命的品质并未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得到应有的提升,寻找精神信仰,追求心灵净化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需求。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成果,禅宗祖庭文化也是最接近民众思想与生活的宗教文化之一,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哲学志趣、思想观念、礼仪习俗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必要发挥禅宗祖庭文化的教化作用,增进人们的智慧思维,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实现人们的心灵升华。以高涨的祖庭情怀激发对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禅宗祖庭文化精神的弘扬。可见,祖庭的情怀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感情,更是一种时代的使命。

再次,发挥纽带作用通过交流扩大影响力。祖庭是同宗同脉海内外弟子的信仰家园与精神故乡。祖庭文化具有沟通心灵、消弭隔阂、凝聚共识、增进情谊等多重功能。禅宗祖庭的活动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因而每一个宗派的祖庭就不仅仅是一处寺院、一处名山。禅宗在其传播过程中显示出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其实也蕴含了禅宗的开放、包容等必然精神。这种随机性、圆融性、包容性,也说明了当通过祖庭文化这一纽带与精神桥梁以促进国际禅宗界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世界各国可以充分发挥祖庭文化的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如修行体验、对话交流、合作共事。尤其是提倡以尊重信任、分享合作精神引导禅宗青年交流,以祖庭为核心力量凝聚全球禅宗界各宗派,为弘扬佛陀教法、增进众生福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源源不断的最高智慧和新生力量。尤为重要的是,祖庭文化的交流与弘扬最终应当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习俗中,乃至深深地扎根于社会民众的心中。在普通大众看来,禅宗思想也许立意高远、教理体系繁杂而难以体悟,这需要禅宗界人士秉承“躬行者”精神在实践中传播与弘扬祖庭文化。如此一来,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形成了理想中的“活”的,而不是死的、枯竭的文化。

参 考 文 献

- [1] 释明生. 汉传佛教祖庭与中国实践——中国禅宗的创立与传承[J]. 法音, 2016, (12): 18~23.
- [2] 张芳霖, 袁坤. 信仰与地方社会: 唐中叶以来禅宗三大祖庭在宜春的文化建构[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 (12): 100~108.
- [3] 刘长久. 中国禅宗[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4] 李利安. 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丛书[M].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 〔责任编辑: 范延琛〕

Culture of Zen Ancestral Court: Connotation, Core and Inheritance

Liu Yanling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Abstract: Zen ancestral court is the base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 and the living source of the Chinese Buddhism. It is of far-reaching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and promote Zen ancestral court culture, which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he paper combs the concepts of Zen ancestral court and its culture from the aspect of connotation, category and level. It extracts the core idea of Zen ancestral court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e of openness and tolerance to help inherit Zen ancestral court culture.

Key words: Zen ancestral court; culture; inherit



(上接第 56 页)

On Private Non-profit Public Causes of Guangxi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Xiao Yun¹, Jiang Lu²

(1. Pingxiang University; 2. Luxi Middle School,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civil society forces in Guangxi Province assist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anage various grassroots societies, whose form and rol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What's more, the civil society forces would develop together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space.

Key words: Gu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 private; non-profit public causes